

悲欢部汇考

方言

悲伤杂释

悼怒悴愁伤也自关而东汝颖陈蔡之间通语也汝谓之怒秦谓之悼宋谓之悴楚颖之间谓之愁

悲欢部艺文一

笑赋

晋孙楚

有度俗之公子总万物之细故心仿口乎巢由以得意为至乐不拘恋乎凡流会亲戚于高宇结宗盟于绸缪所以交颈偃仰椎指掌亢洪声于通谷顺长风以流响气参谭以相属若将颓而复往或嘖蹙俯首状似愁悲怫郁唯转呻吟郁伊或手悲唏嘘天长叫迟重则如陆沉轻疾则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颊圆合得乎机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毁贱倾倚巨我雕声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也

连珠

陆机

臣闻死别长城生离函谷辽东寡妇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流痛所感还崩杞梁之城洒泪所沾终变湘陵之竹

伤己赋

宋谢灵运

嗟夫卞赏珍于连城孙别骏于千里彼珍骏以貽爱此陋容其敢拟丁旷代之渥惠遭谬眷于君子眺徂岁之骤经睹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终岁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载坐辟檐幌以迴临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闺之清阴想轻綦之往迹餐和声之余音播芬烟而不熏张明镜而不照歌白华之绝曲奏蒲生之促调

伤心赋

有
序

北周庾信

余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继亡歿羈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一女成人长孙孩稚

奄然原壤何痛如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斯既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傳长虞应德璉刘韜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实伤呜呼哀哉赋曰

悲哉秋风摇落变衰魂兮远矣何去何依望思无望归来不归未达东门之意空惧西河之讥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或有拥树罹灾藏衣遭难未设桑弧先空柩馆人惟一丘亭遂千秋边韶永恨孙楚长愁张武壮之心疾羊南城之泪流痛斯传体寻兹世载天道斯慈人伦此爱膝下龙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兰生庭而蚤刈命之修短哀哉已满鹤声孤绝猿吟肠断羸博之间路似新安藤絨棧口掩虞棺不封不树惟棘惟栾天怆怆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况乃流寓秦川飘飘播迁从官非官归田不田对玉关而羁旅坐长河而暮年已触目于万恨更伤心于九泉至于三虎二龙三珠两凤并有山泽之灵各入熊罴之梦望陇首而不归出都门而长送对宝而痛心抚元经而流恻石华空服犀角虚簪风无少女草不宜男乌毛徒覆兽乳空含震为长男之宫为长女之位在我生年先雕此地人生几何百忧俱至二王奉佛二郗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凄其零露飒焉秋草去矣黎民哀哉仲仁冀羊祜之前识期张衡之后身一朝风烛万古埃尘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几人

泣赋

梁江淹

秋日之光流兮以伤雾离披而杀草风清冷而绕堂视左右而不暖具衣冠而自凉默而登高谷坐景山倚桐柏对石泉直□百里处处秋烟□寂以思情绪留连江之永矣莲欲红南有乔木叶以穷心蒙蒙兮

恍惚魄漫漫兮囟东咏河究之故俗眷徐扬之遗风
眷徐扬兮阻关梁咏河究兮路未央道尺折而寸断
魂十逝而九伤欷漚潏兮沫袖泣呜咽兮染裳若夫
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
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镜终古而若斯况
余辈情之所使哉

三笑图又赞

宋苏轼

近于士人处见石恪画此图三人者皆大笑至于冠
履衣服手足皆有笑容其后三小童罔测所谓亦大
笑世言侏儒观优而笑或问其所见则曰彼岂欺我
哉此画正类此写呈钦之兄想亦当捧腹绝倒抚掌
胡卢冠缨索绝也彼三士者得意忘言胡卢一笑其
乐也天嗟此小子麋鹿狙猿尔各何知亦复粲然万
生纷纶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贤

登西台恸哭记

谢翱

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明年别
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及颜杲卿所尝
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
在可考也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数语
每一动念即于梦中求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
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
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
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
今而哭于子陵之台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
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浹登岸谒子陵祠憩祠
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
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
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
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眷焉若失复
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滄浥淳郁气薄林木若
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
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
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复登东台抚苍石还
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予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

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余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着兹游之伟余曰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余尝欲仿太史公着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

皋羽偶傥有节尝布衣杖策参人军事未几善哭如唐衢过姑苏望夫差之台恸哭终日过勾越行禹窆间北向哭乘舟至鄞过蛟门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叹则又哭晚登子陵西台以竹如意击石歌招魂之词歌阕竹石俱碎失声哭何其情之悲也

欢赋

有
序

明屠隆

余处冗贱百忧煎人侧身天地长苦局蹐思欲挥闷散心寄兴楮墨我思古人动多忧戚昔士衡叹逝文通赋恨惊心动魄一字一叹每一披览秋气飒飒风雨欲来使人惻怆几不知有生人之乐矣友人冯梦祯谓仆曰子何不为欢赋悦心畅意破彼我之烦懣宣万物之郁塞则此道贵矣夫愁苦之语易好欢娱之言难工然乌可以其难而含毫丧沮也于是为赋焉文通诸君子见当掩口晨登山阿下览八紘天地开朗风日熹明游人出嬉川涂载平于是仆本旷士解颜畅郁百虑尽捐万愁若失我思古人欢情靡一娟娟皇娥夜处璇闺薄焉遵渚帝子是依精灵感化中心不违清歌相答游漾忘归轩辕守和冥心合道梦游华胥万国熙□终登

空同后天地老子晋天才神骨萧爽丹经既成扞霞
直上群英夷犹九州粪壤薄口贵而不怀希世外之
幽赏英英穆满志狭乾坤万里烟骛八骏雷奔谒西
王母登彼昆仑奏白云之长谣俯弱水而历天门秦
家公主气凌紫氛一当萧史遂厌人群揽虹霓而作
佩制丹霞以为裙睇楼上之明月蹑天边之彩云长
辞绮阁永随夫君千秋万岁此乐何云越王破吴奏
凯言归载蛾眉于金车挂将士以锦衣楼船压江涛
朱旗晃日辉缙骑填乎广陌罗绮盈于中闺堂上烛
灭笙歌不喧尊壘酒清房枕月昏闾者出客主人留
髡坐细毳以中夜倾一石而何言至若汉帝英雄初
诛项王山河入掌弓矢斯藏过丰沛兮访故偕父老
兮徜徉歌大风兮而慷慨览云物之飞扬又如延年
献歌夫人初御惊玉骨之凝霜艳轻绡之如雾楼阁
含风阶除坠露洵明珠之照人判倾城于一顾卫霍
出塞士马精强匈奴灭汉道昌黄金朱第列侯煌煌
细钗作队歌舞成行相如弄琴文君私喜临邛夜亡
成都归市姿态艳目芙蓉心死红兰茁芳砌青苔生
玉卮虽贫贱其何伤愿百龄以为矢若夫太液波明
昭阳月满香莲舟凉风送管黛色欲绝歌声乍缓
既和媚而魂痴亦宛丽而心断兔园既开梁王意欢
碧瓦宵白朱门夜寒集词客之鸿藻驱冻云于毫端
孟德芟除四方蒿莱雄图既就猛士归来引漳河以
为池铸铜雀以为台清吹干云步辇轰雷高歌烈士
泰山崔嵬陈王妙才应刘卓犖宝马金羁光辉历落
出驰东郊归宴平乐神口荡空青山映阁会稽诸贤
远览高步山川崩峭云物莽互乔松夹道修篁绕户
一咏一觞凌虚径度庾公风流作镇武昌挟宾佐娱
景光览明月登胡口酣饮其无人代长啸而下天霜
又有征夫戍边思妇含凄长想忽见远行乍归今夕
何夕月白星辉高堂敞兮春溶溶朱帘卷兮秋漫漫
新婚合兮出琼佩佳期至今藉芳兰金炉兮乍焰红
烛兮未残莫不款尔弥洽爽焉和愉寸肠不结双眉
长舒知离忧之为何物岂羨夫神仙之所居

悲欢部杂录

易经同人卦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离卦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震卦笑言哑哑按程传哑哑言笑和适之貌

萃卦上六赍咨涕洟口咎按大全缙云冯氏曰萃极

而散穷口所倚之象赍咨叹也涕洟悲泣也

诗经召南草虫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邶风燕燕篇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卫风氓蚩篇乘彼坵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豳风东山篇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小雅斯干篇爰笑爰语

大东篇眷言顾之潜焉出涕

小明篇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礼记曲礼父母有疾笑不至矧按注齿本曰矧笑而见矧是大笑也

礼斗威仪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乐动声仪人情喜则笑矣

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

说苑贵德篇满堂饮酒有一人独索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无能子答鲁问篇无能子从父之弟鲁问曰鲁尝念未得而忧追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则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忧汝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曰心可睹乎曰不可睹无能子曰不可睹者忧悲之所生也求忧悲之所生且不可睹忧悲何寄哉忧悲无寄则使汝遂其未得还其已往又将谁付耶今汝随而悲忧之是欲系风擒影也汝无忧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渍于曲□岂酿器乎

栾城遗言程正叔引论语云南郊行事回不当哭温

公曰古人但云哭则不歌不曰歌则不哭盖朋友之故何可预期

可谈蔡持正自左揆责知安州常作安陆十诗吴处厚据摭笺注蔡坐此贬新州其诗有云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吴注云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先公帅广崇宁元年正月游蒲涧同越俗也见游人簪凤尾花作口号中一联云孤臣正泣龙须草游子空簪凤尾花盖以被遇先朝自伤流落后监司元论乃指此句以为罪其诬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岂是孤臣正泣之时鞫狱竟无他意谗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释常谈泣于岐路谓之杨朱之泣淮南子曰杨朱见岐路而泣之曰可以南可以北高诱曰嗟其别易而会难也

五色线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闻肉味美则过屠门而大嚼

能改斋漫录世言笑之不情者为干笑按宋范晔谋逆就刑于市妻来别骂晔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而已按干笑自此始

秘阁有古笑林十卷晋孙楚笑赋曰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具观笑林本此

辍口录杨铁崖云坡翁跋石恪所画以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态其后之童子赤罔知而大笑永叔书室图三笑于壁想见石恪所作与此无异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为谁山谷特实以远公陶陆事陈贤良舜俞庐山记亦谓举世信之有赵彦通者作庐岳独笑一篇谓远公不与修静同时楼攻愧亦言修静元嘉末始来庐山时远公亡已三十余年渊明亡亦二十余年其不同时信哉后世传说往往如此使坡翁见之亦当绝倒也

凝斋笔语阳主笑阴主哭故同人号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玉笑零音杨朱泣岐路阮籍泣穷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达

珍珠船南史乐预传曰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齿冷无
为效也

悲欢部艺文二

诗

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唐杜甫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皮
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
盛短衣数挽不掩脰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
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
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驾鹅后鹓鸽安得送我置
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锤离良人早歿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
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
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口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
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
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嵒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
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
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
多少年口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
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自悲

白居易

火宅煎熬地霜松摧折身因知群动内易死不过人

悲哉行

李咸用

云色阴沈弄秋气危叶高枝恨深翠用却春风力几
多微霜逼迫何容易

愁感代哭

明刘基

燕鸿北去又南来断垄荒冈几劫灰慈母矶寒风落
木望夫石老雨添苔江流定与天河合客泪还经地

底回未必春光便销歇白华犹发烧残梅

仿杜工部同谷七歌

虞淳熙

有客有客吟泽畔短墙缺岸蓬蒿乱妖鱼拨刺白蛇
横横皮塔下无昏旦我生何为在旷野盲风夜号尘
满案鹿门无妻獠奴走皮骨空留肠已断呜呼一歌
兮思彷徨高天为我零寒霜

鹧子坞寒山鬼行有冢累累黄蒿平往年拾骨方家
峪携母就父同佳城朝廷虽颁两道敕尘车茅车空
有名幽宅一闭不复晓梦中往往疑平生呜呼二歌
兮歌似哭白杨瑟瑟悲风木

六月六日夜飞电坐草畏风不敢扇我行呼妹炊兰
汤浴弟盆中看婉孌长大有才实倍我学字磨穿青
铁砚口绝盐醢耻共牢相随南北常相见怜我无依
在我傍寒原幽谷同贫贱呜呼三歌兮歌乐饥鹑鸱
鸿雁霜洲飞

大妹哭夫城东隅小妹哭夫海昌庐城隅泪干海昌
湿新鬼旧鬼争冥途买舟昨日吊新鬼雉经暑月无
完肤牵衣顿足相向哭弟妹失声眼尽枯三年不见
语音改是耶非耶灯前呼可怜头上榛半尺良人一
掷簪珥无呜呼四歌兮转凄切野田水涩寒声咽
雄雉单飞两雌死丈夫归来哭内子杨家孤坟草萧
萧李家灵衣风靡靡去岁长安笑语喧今年總帐烟
尘委霞帔新裁翟冠好芳魂不去惊犹视呜呼五歌
兮意难陈鼓盆欲下还逡巡

有女有女寄外家伶仃飘泊空如花采得双柑不忍
食索人远道寄阿爷陶令多情中郎苦一形一影西
日斜愿汝出门鼓琴瑟不愿去国悲胡笳呜呼六歌
兮音转细晦日无光掩青桂

白白袒免头上绕两度三号哭年少长夜幽林叹一
声山鸟惊飞虎伥叫千里提多苦辛十年梦寐空
啼笑病骨棱层影渐销苹香何日生秋庙呜呼七歌
兮歌正哀操戈挥日登荒台

虎溪三笑图

僧良琦

境缘心妄起心悟境自忘三老同一笑物我两茫茫

月照清溪水风散白莲香无端一笑已千古笑何长

悲欢部总论

艺圃折中

无声乐

仆在童□与同队行笑令曰无声乐其令以十数辈环立相视笙箫鼓板各司其一无其器而有其状其手之所指口之所拟身之所倚足之所履俨如其部之器瞪目禁声先笑者犯大抵笑者不惑人之状亦自惑其状曰是何等作为貌像邪此笑机所以暗发而不可禁也然亦多轻佻者犯沉重者免仆素非沈重者而率当不犯每记当是时亦有道处之方其将作此态也先定想于□中曰此予之平时手足口体也今变动而为是耳而又何足笑哉又能目寓而神不营形接而心不随常恃此以自免辈类且讶之呜呼壮而长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忧患之能入哉

悲欢部纪事

吴越春秋禹济江南省水理南到计于苍梧而见缚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无道罪及善人吾闻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为帝统治水土调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证也故哭之悲耳

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褒姒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燧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韩子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真士而名之以诳此吾

所以悲也

说苑复恩篇鲍叔死管仲举上口而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说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鲍子尝与我有所说王者而三不见听鲍子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吾自取多者三鲍子不以我为贪知我之不足于财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韩子外储说篇文公反国至河令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后之咎犯闻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中不胜其哀故哭

说苑权谋篇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虑俯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臣送之反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

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战于韩原获晋侯秦许晋平晋侯使郄乞告瑕吕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

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文公十五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葬视共仲声已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十八年丁丑公薨冬十月襄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夫人姜氏归于齐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注临哭也哀其穷哭故为退师

十七年晋侯使郄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成公十七年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齐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襄公二十二年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将讨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二十三年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

史记孙武传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人数百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以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遂斩队长二人以徇

韩子难三篇郑子产晨出过束匠之闾闻妇人之哭也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

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左传昭公十六年三月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

十八年郑褫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墉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叔辄哭日食（注意

在于忧灾）

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定公四年吴入郢楚子奔随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

十年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

晏子杂上篇晏子为庄公臣言大用每朝赐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与爵爵邑尽退朝而乘嘖然而叹终而笑其仆曰何叹笑相从数也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崔杼果弑庄公

谏上篇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晏子独笑于傍公刷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与据皆

从寡人而涕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则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处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独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见一谄谀之臣见二此臣之所以独窃笑也

外篇景公宿于路寝之宫夜分闻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问于晏子曰寡人夜者闻西方有男子哭者声甚哀气甚悲是奚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对曰西郭有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顺弟也又尝为孔子门人今其母不幸而死柩未葬家贫身老子恐力不能合柩是以悲也公曰子为寡人吊之因问其偏柩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问偏之所在盆成括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寝得为地下之臣拥札操笔给事宫殿中右陛之下愿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穷困无以图之布唇枯舌焦心热中今君不辱而临之愿君图之晏子入复乎公公喟然太息乃使开凶门以迎盆成括盆成括于是临事不敢哭奉事以礼毕出门然后举声焉

列子周穆王篇燕人生于燕长于楚及老而还本国过晋国同行者诳之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庐乃涓然而泣指塋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哑然大笑曰予昔给若此晋国耳其人大惭及至燕真见先人之庐冢悲心更微

礼记檀弓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驂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驂说驂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

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

家语致思篇孔子适齐中路闻哭者之声其音甚哀孔子谓其仆曰此哭哀则哀矣然非丧者之哀矣驱而前少进见有异人焉拥镰带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车追而问曰子何人也对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丧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觉悔之何及吾少时好学周遍天下后还丧吾亲是一失也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是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遂投水而死

说苑辨物篇孔子晨立堂上闻哭者声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问谁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父将与其别也孔子曰善哉圣人也

左传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郕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

家语辨物篇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鉏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哉

正论篇郕人子蒲卒哭之呼灭子游曰若是哭也其

野哉孔子恶野哭者哭者闻之遂改之

尸子曾子每读丧礼下泪沾襟

礼记檀弓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尔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口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

说苑正谏篇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有夙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吕氏春秋精通篇锺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锺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已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

贾谊新书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向方而道哭

礼记檀弓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繆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

焉得而勿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说苑权谋篇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也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

列子汤问篇韩娥东之齐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

史记滑稽传齐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瓿窶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一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艾子后语齐宣王谓淳于髡曰天地几万岁而翻覆髡对曰闻之先师天地以万岁为元十二万岁为会至会而翻覆矣艾子闻其言大哭宣王讶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对曰臣为十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处去躲这口灾难

战国策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臣之所得鱼也王曰何为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

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涂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

淮南子览冥训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歔咽流涕狼戾不可止

史记平原君传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蹇者盘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蹇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癯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蹇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蹇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蹇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蹇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

孔丛子儒服篇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季节者与子高相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问曰先生与彼二子善彼有恋恋之心未知后会何如凄怆流涕而先生厉声高揖此无乃非亲亲之谓乎子高曰始焉谓此二子丈夫尔乃今知其妇人也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断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着爱

说苑尊贤篇应侯与贾午子坐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人悲耳急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吕氏春秋长见篇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抵泣而应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

论衡逢遇篇昔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

汉书项籍传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已约羽解而东五年汉王进兵追羽用张良计与齐梁诸侯皆大会羽壁垓下军少食尽汉帅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饮帐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乃悲歌慷慨自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外戚传惠帝七年而崩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疆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丞相如辟疆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中山靖王胜传胜建元三年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臣闻悲者不可为象歆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于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神异经东方有人不妄语恒笑仓卒见之如痴

淮南子说山训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

汉书昌邑哀王髡传髡薨子贺嗣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贺到霸上大鸿胪郊迎驺奉乘輿车王使仆寿成御郎中令龚遂参乘旦至广明东都门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乡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

王莽传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愈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口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恇将领之

何并传并徙颍川太守代陵阳严诩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合自责终不大言郡中乱王莽遣使征诩官属数百人为设祖道诩据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征不宜若此诩曰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吊耳

后汉书来歙传歙与盖延进攻公孙述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

赵壹传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

梁冀传冀妻孙寿善为妖态作折腰步龅齿笑以为

媚惑

三齐略记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

后汉书逸民传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

祢衡传孔融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数辱操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如何于是遣人骑送之临发众人为之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悖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

吴志孙权传建安五年孙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

魏志王修传注傅子曰太祖既诛袁谭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谓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动三军军正白行其戮太祖曰义士也赦之

苏则传注魏略曰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淄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淄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

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蜀志谯周传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按注蜀记曰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马忠传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晋书阮籍传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又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陆云传云与兄机齐名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致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尝着縗经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

世说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乃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辈服其言更为之恻

襄阳耆旧传羊公与邹润甫登岷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远望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不可得知念及令人悲伤

晋书羊祜传祜卒时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魏舒传舒子混清惠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

先舒卒朝野咸为舒悲惜舒每哀恸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乎于是终服不复哭
淳于智传夏侯藻母病困诣智卜忽有一狐当门向之嗥藻怖愕驰见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后其祸可救也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

语林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座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君作驴鸣既作声似真宾客大笑孙闻笑顾谓曰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

世说任育长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晋书孝武本纪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

顾恺之传恺之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王珣传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

谢安传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慕容熙载记熙伪皇后苻氏死熙服斩辍食粥制百寮于宫内哭临令沙门素服使有司案检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则罪之于是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

苻登载记登率众下陇入朝那姚萇据武都相持累

战互有胜负苻退还安定登率骑万余围苻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苻恶之乃命三军哭以应登登乃引退

世说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与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有答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儿笑

莲社高贤传陆修静吴兴人早为道士置馆庐山时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寺下入于溪每送客过此辄有虎号鸣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尝过独陶渊明与修静至语道契合不觉过溪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笑图

宋书王元谟传元谟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侨寓元谟请土断流民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罢之其年元谟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民间讹言元谟欲反时柳元景当权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元谟元谟令内外宴然以解众惑驰启孝武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抚慰之又答曰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元谟性严未尝妄笑时人言元谟眉头未曾伸故帝以此戏之

刘怀慎传怀慎子德愿为秦郡太守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时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

谈薮王元景使梁刘孝绰送之泣下元景无泪谢曰卿勿怪我别后当阑干耳

魏书诸帝子孙传艾陵伯萇性刚毅虽有吉庆事未尝开口而笑高祖迁都萇以代尹留镇除怀朔镇都大将因别赐萇酒虽拜饮而颜色不泰高祖曰闻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当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气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间亦何事不有左右见者无不扼腕大笑
北齐书安德王延